

予目

代表作

中国现代 文学名家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



中国现代文学百家

予 且 代 表 作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吴福辉 编选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予且代表作/中国现代文学馆编.

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99

(中国现代文学百家)

ISBN 7-5080-1781-1

I. 予… II. 中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

IV. I 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9302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3.25 印张 318 千字 4 插页

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4100 册

定价:18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《中国现代文学百家》编委会

主 编	舒 乙			
副 主 编	吴福辉	周 明	王智钧	
执行编委	于润琦	么志龙	徐金廷	
编 委	(以姓氏笔划为序)			
	于润琦	么志龙	王 信	王富仁
	王智钧	田娟华	刘慧英	严家炎
	吴福辉	李 今	周 明	林建初
	钱理群	徐金廷	舒 乙	樊 骏



子

老猪辛酉年六月二十日卯時

戊申

庚申
17辛酉

己未

壬戌
27壬戌

甲戌

37癸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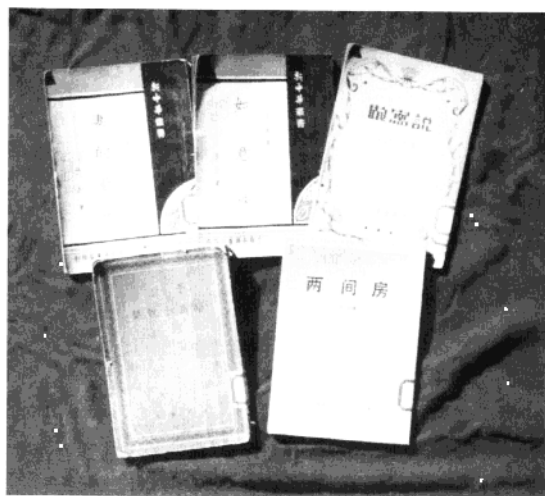
丁卯

47甲子
57乙丑

甲子性上於未月謂之得時。產子自強
不息之象也。化土之格。宜觀時支。時
支卯木。似照於土及財。喜得財分。公
增添火力。原當留主刑傷者。今在化高
子且編紙

福利者。三十六歲終未成運中。終
在運所喜之流年。當在吉利。然最
之運。仍存之七歲終運行之。三十七至四
十三。格佳利祿。皆見輝煌。四十三歲終
亥運之年。星家謂謂法刑傷之運。安
則宅無閑餘。父母於外而事業。抱已
求夫之思想。宜有獲福。四十三歲終甲
寅年合。事業損壞。財。財帛結末。
雖可人意。子運可以言福。事業不無

子且手迹



子且作品书影

内 容 简 介

予且，原名潘序祖，字子端，予且是他的笔名。现代通俗小说作家。安徽泾县人。

本书收入他的作品有长篇小说一部，短篇小说十三篇，散文六篇。文后附其小传和主要著作书目。

予且早年曾任教员和编辑。他是上海新市民小说的代表性作家。其作品用新文学的小说体式，表现了上海弄堂市民日常的人生相、社会相。尤其能表现已婚男女的家庭生活和心理，揭示都市的普通人与物质的关系，得到市民读者的喜爱。



予且 (1902—1989)

本书编者 吴福辉

责任编辑 徐金廷

装帧设计 彩富美术
工作室

美术
工作
室



目 录

长篇小说

浅水姑娘	3
------------	---

短篇小说

雪茄	187
君子契约	199
七擒	226
留香记	249
怀母记	269
寻夫记	296
一吻记	298
养仆记	305
换鼻记	311
辞世记	313
合叠记	318

夏丹华	321
过彩贞	345

散 文

饭后的脸	381
茶之幸运与厄运	386
龙凤思想	391
酒色财气	395
我之恋爱观	399
我怎样写七女书	412
予且小传	419
予且主要著作书目	421

长 篇 小 说

浅水姑娘

一

平凡的生活，每是值得人们记载追回的。如今，我将告诉读者一个平凡女子的故事。

在未叙述之先，我愿读者想一下，女子应不应该有职业？应不应该出嫁？出嫁后应不应该和丈夫一般的为社会服务以增进家中的财富？应不应该生孩子？孩子是不是增进家中快乐的？这些问题，都应该得一个肯定的答案，但悲哀和不如意似乎是在潜伏着，假设我们进深一层去观察，至少，在快乐的当中，还隐藏着叹息。和悦的笑眼中，还含着一把辛酸泪！

二

我书之主人，不愿意以姓字告诉读者，为便于记忆和认识，姑名之为浅水姑娘。

“今日的我们，既不能上天攫月，又不能下海寻珠，只不过在浅水中飘流着罢了。”

这是浅水姑娘向她的同学凌湘说的话。凌湘和她同学已经有好几年，在这时期中的认识，知道浅水姑娘是个内心富于热情，表面却很严肃的人。

浅水姑娘的父亲虽然是活在世上，在浅水姑娘的母亲眼中看

起来,就和没有活在世上差不多。他七八年都没有回过家,但是却有信寄回来,有时信中寄些钱来,数目却很少。

父亲的来信,似乎不是家中注意的事,父亲之存亡,似乎也不是家中注意的事。浅水姑娘是一径地靠着母亲教养的。如果她要是向母亲提到父亲的话,母亲总是说:

“儿女靠父母是靠不住的,女孩子靠丈夫更是靠不住,就如我现在教养你,也不过是目前的事。毕业之后,你还是要靠自己。就是一旦出了嫁,也不能靠丈夫,我如果是要靠丈夫的话,我们老早就饿死了。”

“努力,前进,靠自己!”差不多就是浅水姑娘的家庭教育。像父亲和母亲间温柔甜蜜的笑语,她从没有听说过。父亲和母亲共同生活,也从没有看个仔细。母亲因为婚姻不如意,就不大给这位独生女儿以热情的笑靥。女儿因为母亲的严肃,自己也就无形的变为严肃。她们好像是沙漠中一对旅行的人,从没有期望到沙漠中有桃红柳绿的春天。

浅水姑娘这样的生活,过了好些年,直到她进入了中学的时期,方才结识了凌湘的。她爱凌湘甜蜜的笑语,活泼的状态,华丽的衣衫和那一双灵动的眼球。她的姿态像春天的花,热情像夏天的太阳,精神像秋天的水,她所给予人家整个印象,就如冬天的雪,那般洁白和光亮。

浅水姑娘拿自己和凌湘比,觉得就差远了。她以为凌湘的周围尽是光明和希望。自己和母亲的周围尽是渺茫和灰暗,她把凌湘的一切和母亲谈。母亲说:

“我们何必去说凌湘?姨父和姨母是你从小就认得的,这十几年,他们一会儿到北平,一会儿到广东,一会儿到长沙,一会儿到汉口,他们什么地方看见的不是光明和希望。就是常到我们这儿来的老师太,她遁入空门,一心潜修,将来总有一天大彻大悟,会见神

佛的，又何尝没有光明和希望！”

“我们呢？”浅水姑娘问。

“我们既不能上天攫月，又不能下海寻珠，只好在浅浅水中飘流着罢了。”

母亲说着这一番话，泪珠儿在眼中旋转着。女儿不敢再说什么，但是印入脑中幻象，却是太深了。她这个久藏在心的意见，却无处向人说，有之，也不过是凌湘的面前。

凌湘对于她这几句话，是不能感觉到兴趣的。她心目中的人生是个愉快的人生，没有钱用时，可以向母亲拿。衣裳觉得不时髦，可以向父亲讨钱另置。读书本来就随便，晚间的时光，一半用来和人家闲谈，一半用来写信给朋友。在理，像凌湘这样的人，不会和浅水姑娘情投意合。但是浅水姑娘乐于替她照顾零星物件，替她抄笔记，替她编织绒线衣，尤其令凌湘喜欢的，便是常替她到校医处取药。

凌湘不是一个常害病的人，但是她常常需要药。在她替凌湘取了几次药之后，赵舍监就把她叫了去。

“你每次替凌湘到校医那里取药，可曾看过药包里有什么东西？”

这话对浅水姑娘，好似晴天中一个霹雳。她愣了半晌，回不出话来。她偷视舍监，舍监的眼光从小金边眼镜中透露出来，似乎格外的凶横。赵舍监本是一位年逾五十的老太婆，在校的同学，没有一个不是既恨而又怕她的。浅水姑娘不幸受着审判。她惊惧的回答说：

“我没有看过，我不知道！”

赵舍监放出一副冷的笑容说：

“不知道事的底细，最好是不要做。”

浅水姑娘更不敢再说什么，她只唯唯的退了出去。

晚间，对于送药的事，总是不能忘去。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她想：

“究竟那药包内有什么东西？”

药包早已送入凌湘的手中，究竟里面有什么东西，浅水姑娘现在是无法知道的。照理，她不应该想，因为想也没有用。无如赵舍监问的时候过于严肃了些。

她猜想的结果，使她忆及了过去的事实。

这是一个阳光满照的早晨，她是在校园中遇着凌湘的。凌湘似乎是从宿舍里走出来的，她向北站着。

“凌湘姊，你起得早呀！”

“浅水妹妹，你几乎吓了我一跳。”她的头回过来，那灵活的眼中，满藏了喜意。

“你站在这儿做什么？呼吸新鲜空气？”

“不，我有点不舒服，看校医李先生起来了没有！”

“校医？……”

浅水姑娘对于校医，本不发生什么兴趣的。不过经她这样一说，倒也有意无意的向北一望，那里有一座中西合璧的矮房子，白的粉墙，在晨曦中似乎显得格外引人注意，况且在屋的四周，还有高大的树，浓密的树叶，地上有很多的浅草，配上了一段旧的短篱。

“你认得校医李先生吗？”凌湘问她。

“不认得！”

“年岁不大，是一个很可爱的人！”

凌湘说着笑起来，浅水姑娘听了脸上却有一些热。

“你看，他不是走出来了吗！”

浅水姑娘顺着她的指示向前看。李先生确已走出门外，他穿了一身西服，看他的情形，似乎向着她们笑。

浅水姑娘觉得在这种情景下是很不惯的。她向凌湘望着。凌